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琉璃场



薛燕平

著

北京第一部民俗小说，以极具京城特点的东四一带为背景，
字里行间渗透着皇城文化；
北京小吃、胡同的交瓦、鸽哨、房檐的枯草，
旧城区的一切都在诉说历史、人文风情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琉璃场



北京第一部民俗小说，以极具京城特点的东四一带为背景，
字里行间渗透着皇城文化；
北京小吃、胡同的交瓦、鸽哨、房檐的枯草，
旧城区的一切都在诉说历史、人文风情。

薛燕平
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薛燕平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琉璃/薛燕平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8
(布老虎长篇小说)
ISBN 978-7-5313-3195-7

I. 琉… II. 薛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3767 号

琉璃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田 丰

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90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×230mm

字数 362 千字

印张 24.75 插页 2

印数 1—15 000 册

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31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230023

第 一部

老二和吴蔷他们乘坐的长途车，是早晨七点从平谷县城出发的，到他们插队的果庄是七点四十五分，到北京东直门终点站是上午十点整。当那辆四面透风、油漆剥落显得花里胡哨的破车“扑哧”一声停下来，老二背着三个包先下车，紧跟着吴蔷空着两手从车上跳下来，知青们起哄他们俩，说老二是吴蔷的长工，是给吴蔷扛活的。老二把包放地上，像没听见似的眼朝周围瞭望了一下。昨晚北京下了雨，地面上湿漉漉的，停车场边上的坑洼地积了几摊雨水，水里沤着些报纸破鞋烂菜叶儿。七十年代的东直门，是京城有名的杂八地，密云、延庆、平谷三个郊区县的长途汽车川流不息地发车、到站，从上面走下来的多是些蓬头垢面的人，都像是逃荒的。北京的老人儿说这地界儿净是拍花子的，他们伸出一只手，朝小孩儿的头顶上轻轻拍一下，小孩儿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，神着呢。

从东直门往城里走的只有6路无轨电车，站牌下面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，老二提议走回家去，没人反对。吴蔷想帮老二背一个包，老二拒绝了。老二走得飞快，两只脚像装了风火轮，吴蔷跟屁虫似的跟在老二身后。杨小宁是老二和吴蔷的同班同学，一个村插队，此刻紧跟在吴蔷的身后，他无论回家还是从家回村，从来不带包儿，甩着两只手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儿。杨小宁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给人感觉永远在笑。这时，他真的在笑，那两只女人般多情的眼睛像正午的猫眼，觑成两道缝儿，两目光像是沾了水，潮乎乎地落在吴蔷的屁股上。实际上，吴蔷的衣服和裤子都极其宽大，身上各部位也就是个大估摸，杨小宁的目光只是落



在吴蔷身体的中间地段，这也不妨碍杨小宁通过吴蔷走动时衣服褶皱的浮动，产生丰富的联想，并由此心生异样，身体膨胀……就在杨小宁血流加速的时候，老二突然停下来，一耸肩，把身上的三个包咕咚卸在地上。只见从一辆130卡车上跳下来个司机，直朝老二走过来，没等周围人反应过来，老二已经一拳把司机打了个满脸花，司机捂着鼻子蹲在一棵树下，血顺着指缝流出来。吴蔷扯住老二的袖口，问干吗打他。老二说：丫挺的，犯贱。一旁的杨小宁瘪了，把目光从吴蔷身上敛回来，定定神儿，然后埋怨老二不该打人，说老二野蛮。吴蔷瞪杨小宁一眼，说：谁野蛮啊，说话注意点啊。杨小宁嘲笑吴蔷，又不是老二老婆，干吗那么向着他。吴蔷扯老二袖口让老二快走，她怕警察来。老二冲杨小宁笑，是那种得意扬扬的笑，他告诉杨小宁嫉妒没用，又用嘴朝吴蔷努一下，有能耐抢走啊。杨小宁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一副吃惊的样子，其实他并不是吃惊，这种表情是他的常态，是一种天然的保护，像一道无形的墙。他用一种绵软的声音说，并没打算现在跟老二抢。

北新桥十字路口朝南左拐一百米是个委托行，铺面不大，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摇摇欲坠。老二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委托行的生意就很红火，还在那儿卖过一件皮袍。老二长到认了路就往这儿跑，委托行就像个吸铁石吸着老二，这儿什么都有，大到雕花的木床，小到女人用的绣花针，再长几只眼也不够用。有一次老二从委托行里偷出一只翠绿的扳指儿，奶奶喜欢扳指儿戒指儿什么的，所以当老二贼不溜秋地从裤兜里掏出扳指儿的时候，虽然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明，奶奶还是又惊又喜地戴在了大拇指上，还对着太阳眯眼照了照，然后用手胡噜一下老二的脑袋。委托行的门前总是停着几辆板儿车，买卖大件东西可以租用。老二上初中的时候就跟这些蹬板儿车的爷们儿混得烂熟，这工夫，老二一溜七八个人来到委托行门口，那些正打扑克的板儿爷们都抬起头跟老二打招呼，其中最年长的大伙都喊胡爷的，右手托着一只玉嘴的烟袋锅看人打牌。烟杆儿被摩挲得锃亮，黄铜烟锅儿逮着点光儿就闪几下子；仔细看，烟锅里并没烟叶儿，拿着它不为别的，

只为喜欢。说那是宫里头传出来的，懂行的一看就知道，即便不是宫里的东西，也是有点来历。胡爷并不姓胡，喊他胡爷是因为他留了小半张脸的络腮胡子，板儿爷堆里他说了算。这时胡爷大声地喊一个叫六儿的，六儿有十多岁，长一张胖乎乎的脸，胡爷让他送老二他们，老二他们就全把包放在六儿的板儿车上。从北新桥到张自忠路，六儿除了不停地跟路边剃头修车的人打招呼，再就是一个劲儿问老二考大学的事，一直到了张自忠路口，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杨小宁他们几个都住铁狮子大院，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，到了路口就往右拐了，杨小宁临走还回头冲吴蔷扮个鬼脸。六儿一直把老二和吴蔷送到他们住的黄土坑儿胡同，还要朝里边走，老二拦住了，这才掉转头回去。

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，碰上了王大玲，跟他们也是同学，大玲父亲早死了，母亲改嫁到香港，大玲跟姥姥过，所以没去插队，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。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，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，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，就把翅子收了，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。她跟他们搭讪，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，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。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，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，她看见了老二背着三个包，就问哪个是吴蔷的，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，大玲送吴蔷，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。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，大玲是说一不二的孩儿，像胡同里的灰色，变不了了。吴蔷不同，是个谜，这种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，她是胡同里的光和影，随着四季而变化，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，她就是水里的月亮，风里的铃声，只能看和听，用手感觉，没戏。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，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，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，这话说的是老二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。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，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。

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，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。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，院院都有厕所，定时有淘粪工人来淘，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，粪桶是木制的，用铁箍箍结实，桶旁边挎一个



长把儿大粪勺。大粪车一来，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：淘大粪的来啦！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。那时候有一个淘大粪工人叫时传祥，因为敬业，淘大粪出了名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：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。应了那句话，行行出状元。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：看看，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。淘大粪的也有脾气，这院里人话语间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，淘粪的时候，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，让这院人臭上一天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“四旧”全拆了，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，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，古朴厚实，外地人来北京，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：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。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，想恢复旧城墙，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，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：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！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。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，院门朝东，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，影背上依稀有个字，没人琢磨上边写的是啥。院子不大，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，东面是十号院就是大玲家院子西屋的后山墙，墙根儿有一棵水桶粗的桑树，每年五六月份，桑葚熟了，落一地，不小心踩上，把整个院子都染成紫的了，老二奶奶就说，瞧瞧，改染坊了。北屋廊檐下是一棵小水桶粗细的石榴树，果木不成材，树干离地一尺便分成了两股，亲姐妹似的依偎、纠缠在一起。这六间房对于老二家来说太宽敞了，因为全家只有老二、老二的弟弟建平还有老二的奶奶一共三口人。老二的父母“文革”前就去了香港，因为老二的爷爷在那边有点产业。那时老二五六岁，弟弟建平才两岁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就有人骂老二：你爸你妈是香港特务，你也是小特务，你奶奶是老特务！老二原封不动扔回去：你爸你妈才是香港特务，你丫是小特务，你爷你奶都他妈的是老特务！奶奶颠着小脚儿一趟一趟跑居委会，反复说老二的爸妈都死了，居委会主任姓杨，长得胖，胡同里人叫她杨胖子。杨胖子审问老二奶奶，那口气就像从来不认识似的：那你们怎么生活。老二奶奶的眼泪刷就下来了，然后用一种极其悲凉和微弱的声音诉说生活无着，怎么变卖家当，养活两个孩子。杨胖子似信非信地看着老二奶奶。“文革”

的高潮渐渐过去以后，到了七十年代，老二才知道奶奶一直在说谎，奶奶不说谎他们家的日子就没法过，其实奶奶并没有变卖什么家当，确切地说，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，奶奶的父亲当年在北京是开轿子铺的，攒下的那俩钱早让老二的二舅爷，就是奶奶的二弟倒腾得精光。家里倒是有不少旧家具，可老二奶奶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值什么钱。老二的父母辗转托人带过来一些钱，交给他们在北京的朋友，朋友再交给朋友，最后由一位朋友家的女佣送到老二家。老二见过那女佣，穿得很干净，脸上也很光洁，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大家气派，当老二对奶奶说起那女佣时，老二奶奶撇嘴，说老二没见过什么叫气派。老二奶奶的爷爷是在旗的，皇亲国戚，奶奶的二爷爷在南边开盐行。二爷爷每次上京，绫罗绸缎不用说了，香稻米带来多少担，累趴下多少挑夫啊。老二烦奶奶的那种表情，松弛的眼皮包着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珠。老二对奶奶那近乎京剧道白的叙述熟悉而厌倦，若干年后，北京的市场上充斥着不同产地的香稻米时，老二不厌其烦地打趣奶奶：这是你二爷爷运过来的吧。

奶奶听见院门哐啷响了一声，她正撅着屁股，在那棵长了多年的桑树下收拾破烂儿，说是收拾，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挪个地方，比方现在老二奶奶把破木头废铁从西墙根摆放到东墙根，然后像怕它们逃跑似的用一根粗铁丝牢牢捆住；倒腾破烂儿，这几乎是居住在北京胡同里人的一种习惯和嗜好，业余时间除了站在胡同里闲聊天，蹲在墙根儿下象棋，再就是倒腾破烂儿。那些东西早就被沙尘覆盖，确切说，是浸泡，统统肮脏的说不出颜色，用一句北京话说：脏了吧唧。大部分破烂儿被清扫后重新码放好，它们只有一种功用，就是帮着人们记忆过去，破烂是北京人无法丢弃的日子。院门响的时候老二奶奶刚把破烂捆好，正满意地拍手上的尘土，见老二走进来，就龇着牙笑，一边将手上残留的尘土擦在衣襟上，一边说：想着就该回来了，大秋完了嘛，再说要考大学了，昨天还来信，问你和建平考大学的事，让你写封信说说你俩怎么打算的。老二一边听奶奶唠叨，一边朝自己住的犄角那间南房走，心里说，没什么打算，能有什么打算，有打算也跟

你们没关系。老二见那棵桑树勒着一道粗铁丝，奶奶搭衣服使的，就说：早说让您把铁丝往别地儿拴，您就是不听，这棵树早晚让您勒死。奶奶说：小子！甬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，先回你屋歇着。

老二打开门，屋子里一股霉味，打量四周，虽缺了人气儿，屋子倒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彩色条纹的床单一个褶儿都没有，床头柜、写字台、五斗橱，还有靠东墙立着的大衣柜，一望就知都是有年头的旧货。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差点让人当“四旧”抄走，奶奶坐在院门口哭天抢地不让抄家的进院子，还下死劲扯着那个领头的裤腿儿不放。倒不是她知道这些旧货以后会值钱，那都是她当年的陪嫁，当家的死得早，无数难眠之夜，就靠这些旧东西陪着，久而久之，东西有了人的神气儿，是老二奶奶给它们的，反过来，也支撑着老二奶奶，烦闷的时候，摸着它们，说上几句心里话。老二不喜欢屋子里的旧东西，除了那股子难闻的味，对他，它们永远是陌生的，物件跟动物似的，只能有一个主人，既然是奶奶的，就不能是家里别人的；尽管老二比它们后到这个家，照样混不熟。他多次提出换新家具，奶奶让他甬想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然后就是一通咬牙切齿的唠叨，说老二和建平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，整天就知道算计她的东西，当初就不应该养活，该掐死他们。然后就跑到厨房里把那些锅碗瓢盆弄得叮咣乱响。老二琢磨着自己挣工资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家具换了，然后娶吴蔷，就在自己这间小屋里，哪儿也不去。想到吴蔷，老二的心里就觉得暖和极了，他觉得吴蔷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，换句话说，这世界上他只要吴蔷，剩下的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但恢复高考的事让老二有些心神不宁，心里骂：还恢复哪门子高考呢，就那么混吧。看着别人高兴成那样，自己可不痛快了。这次回城，老二不像以往，一回来就往胡同里跑，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瞎侃，猫自己屋里发愣，坐在窗跟前那把老式木椅上胡思乱想。奶奶的影子映在挂了窗帘的门上，乱糟糟的头发像个鸟窝似的晃来晃去，问老二中午想吃什么，炸酱面？打卤面？还是烙饼摊鸡蛋。这些都是老二奶奶自己喜欢吃的，老二喜欢吃米饭炒菜，肉片炒茄子，



韭菜炒鸡蛋，扁豆炒肉丝，西葫芦炒肉片。老二不言语，不言语就是不喜欢，老二奶奶坚持问，坚持的意思就是让老二在她说的
那些吃食里挑一种。问得急了，老二就说什么都不想吃，奶奶让步，去焖米饭择豆角了。

这时候，老二坐在椅子上，捅捅半导体，翻翻抽屉，闲得难受，不像在生产队里那么高兴，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扭身，又躺在床上。院子里有人走动，不用看，从步子的节奏和轻重上就知道是弟弟建平。孟建平像根竹竿儿，胡同里见过老二父母的人都说建平根本不像他们生的，公母俩都又矮又矬。老二压根儿就觉得，建平长成这样就是给自己当陪衬，那竹竿儿还不使手一掰就折啊。除此之外，两人的脾气秉性爱好完全不同，别的不说，此时此刻，一个躺在床上，一个却在院子里溜达，一个满怀心事郁郁寡欢，一个踌躇满志跃跃欲试。建平知道哥回来了，院门一响，他就把自己的眼睛对准特意留的一道窗帘缝，看见了哥那张黧黑的脸，也不出来搭讪，装不知道，北京人的礼数在这兄弟俩身上全不适用。建平那间屋子用深色窗帘遮得是严严实实，只给自己留竹篾似的一道缝，能看见外边，外边人看不见他。鬼子在明处咱在暗处。

奶奶吆喝建平帮她做饭，让帮着择豆角，建平没听见似的在院子里接茬儿溜达。奶奶明知道建平不会帮她，可还是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，解闷呢。老二让建平到他屋里来一下，老二感觉到建平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走到老二的窗根儿底下，老二看见建平的影子映在窗帘上，仰着头，真像语文课老师教的“单立人”旁。问是不是准备高考，建平点头，单立人上边那一撇就动了动。建平高中刚毕业，成绩优秀，正不知干什么好，高考恢复等于给他打开一条光明大道，有种欣喜若狂的劲头。兄弟俩一个屋里一个屋外，聊着，建平的声音里是一股太阳味儿，老二的声音一股湿乎乎的霉味儿。老二问建平打算考哪儿，建平说想上北大。问有把握没有。说试试看。最后建平问老二考不考。老二支吾一阵，没说出个所以然。

北屋的廊檐下，一尺高，一米见方的小饭桌摆上，三只一模

一样的小板凳也放周正了，桌子上的油漆掉个精光，只在桌子腿上能见着点棕色，桌面却被擦得锃光瓦亮，木头纹儿一波一波的，漂亮。奶奶来回来去从厨房端菜端饭，每端一次，嘴里就“小兔崽子”骂一回。哥俩佛爷似的坐着不动，吃的时候，也没话，奶奶把菜里边的肉片挑出来，朝哥俩碗里送，唯恐不公平。建平就着几根扁豆几片肉，吃了一碗就撂下碗筷不吃了，老二用建平吃一碗的工夫吃了两碗，把菜汤朝碗里一倒，拌饭，胡噜胡噜，吃得直冒汗。等哥俩都吃好了，奶奶这才盛了半碗饭，慢慢吃起来。

管孟建军叫老二，并非真的排行老二，北京人说“二”另有含义。一般说这人真“二”，那就是说这人缺心眼儿，北方人说的二百五，上海人所谓十三点。老二小时候经常惹祸，能干的坏事都干过了，砸玻璃，踩漏房顶。北京的旧房顶都是一块块的灰瓦仔细码上去的，根本不抹灰，一踩，就有缝，雨一淋，没不漏水的，胡同里大部分都是私房，漏了就得自己修，为这，老二奶奶没少赔邻居钱。老二还喜欢抢小孩手里的吃食，一块馒头，一角烙饼，不光是因为肚子饿，主要觉着好玩，小孩咧着嘴回家对妈说老二抢他的吃的，小孩妈就站在院门口骂老二是“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”。大人聚在胡同里闲聊，说建军这孩子真够“二”的，这么着，老二的真名倒让人忘了。

长大成人以后的老二，在胡同里人看来还是“二”。其实老二变化不小，至少他不像以前无缘无故砸人家玻璃，或者动不动就往房上跑，踩坏别人家的屋瓦，他对抢吃的这类事也丧失了兴趣；自从跟吴蔷交朋友，连打架的毛病也收敛了。老二的“二”劲儿渐渐减弱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他周围的人对此几乎无知无觉，尤其是这小半年以来，恢复高考的风越刮越紧，老二变得有些沉默，沉默中蕴涵着些微忧愁。像其他北京男人一样，老二的内心其实很软弱，拿得起却放不下，对事对物，充满宿命感，他们总把一句话挂嘴边“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”，每年每月每天，都感觉到有个人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，而那个“人”始终存在着，无论怎么样的改朝换代，这个人的力量都不会减弱。

老二吃了饭，碗一推出了院门。“十一”刚过不久，空气里泛着甜兮兮的味道，过年过节的气味，像一锅白面打的糨糊，黏糊糊的浮在半空，让人从心里腻得慌，却又唯恐溜走，巴不得它多留些日子，再难过的年都是好的，甭管富人还是穷人，也别听他口头上说怎么不喜欢过年，心里都是想着的，年节对于北京人来说，就像是“老相好”，情分在那儿，铁板钉钉，甩不掉的。热衷于年节，源于北京人乐观的生活态度，光宿命不成啊，日子得一天天地过，饭要一口口吃不是？

吴蔷家住在黄土坑胡同的南头，独门独院，一扇紫红色大门终年紧闭，探出墙头的是棵枣树，油绿的叶子，秋天的时候结满一树红枣，孩子们馋得直流哈喇子。吴家的院门虽然终年紧闭，但吴家的历史，胡同里的人再清楚不过，吴蔷的爷爷是北京城里一位有名的老中医，专治面部偏瘫，过世没几年。吴蔷的父亲虽也是医生，却是西医，当年吴蔷的父亲漂洋过海去留学，等他西服革履地回来，吴蔷爷爷一看他那身行头就火冒三丈，捋着下巴颏那半尺多长的灰白胡须大声质问吴蔷父亲，穿这身衣服怎么号脉，并说吴蔷父亲糟蹋他的钱。吴蔷父亲耐心解释西医跟中医不一样，不用号脉，用听诊器。吴蔷父亲后来成为北京西城一家大医院的著名脑外科专家。“文革”前，吴家那扇紫红色大门经常有西装革履的人进出，甚至还有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；“文革”开始，吴蔷父亲理所当然成了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，戴了高帽儿游行，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小将让吴蔷父亲交出与海外联系的密码，吴蔷父亲哪知道什么密码，大不了一通皮带，所受之罪不必赘述。吴蔷家的房子是吴蔷爷爷留下的家产，当年用两袋白面买下的。那是哪年头的事儿了，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，吴蔷从父亲的嘴里知道这所宅子在当年只值两袋白面，就一脸的不屑，丹凤眼细眯着，腮帮子上的一对酒窝深深浅浅的。父亲是个极其温和的人，善于动手迟于动嘴，看着吴蔷的神情只是微笑。母亲也是大夫，是父亲留学时的同学，标准的大家闺秀，祖上是在京城里开绸缎庄的，吴蔷母亲的皮肤异常白皙，父亲打趣母亲，说那是你们家开绸缎庄开的，皮肤都跟缎子似的。家里的保姆叫秀梅，聊天时

把这句话传到了胡同里，就在“文革”时成了吴蔷父亲和母亲的特务接头暗号，红卫兵小将们由此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，甚至把接头地点替吴家选在绸缎庄，在此也不一一赘述。有着缎子一样皮肤的母亲用葱根儿似的手指，刮一下吴蔷的脸蛋儿，跟小孩子说不清楚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麻烦事儿，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，吴蔷母亲私下里也想不通。吴蔷记事时起秀梅就在吴家了，确切说，秀梅就生在吴家，秀梅的母亲自打年轻时就伺候吴蔷的爷爷，京城里有钱人家保姆也是自小家养，就像家伙事儿，用惯了不想撒手，人用惯了也一样，大户人家的用人就是家里的一员。吴蔷的任性是秀梅惯出来的，每次吴蔷使性子，秀梅就百依百顺，要月亮的时候，顺带手还得扯俩星星。下面的两个妹妹吴萍和吴薇倒很听话。

老二在胡同里魂儿似的转悠，心里是想碰上吴蔷，才分开多一会儿工夫就想得慌，这比饥饿和干渴更难受。老二看见吴蔷家的枣树上还有好些没打干净的枣，已经不那么新鲜诱人了，枣树的叶子也是种陈旧的墨绿。中午，胡同里安静，大部分人都午睡，只有几个六七岁的孩子 在树荫底下跳房子。跳房子的孩子 里就有吴蔷的小妹妹吴薇，见了老二，喊声建军哥哥，然后接着跳房子。老二想问吴薇大姐在家不在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其实吴蔷和大玲把包放下没一会儿就出门了，上学两人就要好，这工夫准备好好玩半天。大玲先用自行车带着吴蔷，到自己上班的那家街道服装厂请假。大玲把车骑得飞快，进服装厂大门的时候都没减速，差点撞厂长身上。厂长问大玲怎么这么晚才来，大玲说同学插队回来了，请半天假，陪同学玩去。薄厂长看了看大玲身后的吴蔷，满脸堆笑，说应该的。请了假，掉转头往回走的时候，吴蔷问大玲对厂长的态度怎么那么冷淡，大玲脸红了一下，说没有啊，就那样。吴蔷和大玲去逛隆福寺街。大玲把车停在钱粮胡同的西口上，跟大玲住一个院的辛大爷在胡同口修鞋，大玲让辛大爷帮忙照看一下车，车锁锈了，不好锁。辛大爷正忙着给一双褡带儿布鞋钉鞋掌儿，他问布鞋的主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是钉皮的还



是钉胶皮的，小姑娘犹豫着，辛大爷出主意让小姑娘最好钉胶皮的，便宜又耐穿，皮的又贵又不经磨。辛大爷听有人喊他，抬头先看见了吴蔷，说这丫头越长越出息了，顺口问是不是回来考大学的，又扭头跟大玲说，甭锁了，锁什么呀，就放这儿，且收不了摊儿呢。

大玲和吴蔷顺着钱粮胡同的南墙走。北面大半条胡同都被一个“高干”大院占了，一丈高的围墙上拦着带红瓷珠的铁丝网，两扇红色的大门闭得是严丝合缝，门槛足有一尺多高，隔了大约十米的车库门是灰色的，灰色大门的右下边开了个一人高的小门，小门倒是经常开，有穿戴整齐的军人出入，行人从高墙下走过时，没人敢停留，几乎东城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里面住着中央首长，一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元帅，人们不但不敢在墙下停留，就连从墙下走过时仿佛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一方面是出于对元帅的尊敬，更多的则是对于权力的敬畏。

过了元帅大院，到了铜钟胡同口，再拐俩弯儿就是人民市场（隆福大厦前身），董必武提的字儿，神气儿！吴蔷扯一下大玲的衣袖说她快饿晕了，话音儿没落，就一屁股坐在一家院门口的石狮子上，死活不走了。大玲站在一旁看着吴蔷弯着腰地笑，她说插队的人好像都得了饿痨了，吃多少都吃不饱。吴蔷说你要是插队就知道什么叫饿了，然后就有气无力地扶着门框，最后吴蔷把嘴附在大玲的耳朵上，低声地让大玲先买点吃的东西送过来，她饿得走不动了。大玲说，哎哟，至于吗。就朝隆福寺街里那几个小吃店跑去。隆福寺街里的小吃是全北京有名的，尤其是街东口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煎灌肠店，里边的人总像闹蝗灾，人兀泱兀泱的。大玲进的是西头一间店铺，这里边的油炸豆面丸子最好，一毛钱一碗，撒在浮头的香菜碧绿，馋得人哈喇子直流。再就是豆腐脑、红豆馅炸糕和炒肝儿什么的……香味拧在一块堆，朝大玲的鼻子里灌，大玲也饿了，她像只陀螺似的在充满香味的小吃店里转着，最后用一块五毛钱为吴蔷和自己买了两只豆馅炸糕、两块驴打滚还有褡裢火烧和硬面饽饽什么的，所有的吃食儿就用一张草纸垫着，捧在大玲手里，颤巍巍地朝吴蔷走过来。大玲让

吴蔷快拿，说坚持不住了，那张草纸早就被油浸透了，热炸糕还烫着大玲的手。吴蔷拿了浮头的两个硬面饽饽，然后就不知所措地看着被烫得龇牙咧嘴的大玲。恰巧，这时打院里出来一位小脚儿老太太，看见大玲和吴蔷就乐了，嘴里不知叨咕了一句什么，反身回屋，一会儿，手里掂着一个竹子编的小筐箩，走到大玲和吴蔷身边说：先用着，完了还我就得。看着大玲她们把吃食儿放在筐箩里，老太太扭扭搭搭地朝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去了。

吃完还了筐箩，大玲和吴蔷挎着胳膊沿隆福寺街朝东走。见东口那个旧书店里人头攒动，吴蔷就问大玲考不考大学，大玲犹豫了一下反问吴蔷。吴蔷说当然考了，不考怎么回城呢。大玲问老二考不考，吴蔷说他考不考你怎么不去问他，倒来问我。说完就看着大玲笑。吴蔷知道大玲喜欢老二，大玲不丑，就是皮肤黑了点，好多男孩喜欢，说大玲是黑牡丹。大玲认死理儿，单单钟情老二；老二喜欢吴蔷，吴蔷就觉出老二的分量，因为老二的后面有大玲，大玲的后面又有那么多喜欢大玲的男孩，吴蔷那种女孩的虚荣心就彻底得到了满足。看着吴蔷在笑，大玲心里一阵阵发酸，吴蔷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老二的心，而自己，那完全是梦。大玲偷偷看吴蔷，吴蔷正因为阳光太足而眯缝着眼，卷曲的眼睫毛的影子就落在脸颊上，抿嘴的时候，酒窝就显出来了，一股甜甜的女孩味大玲自愧不如。大玲在吴蔷面前总觉得自惭形秽，要说人生是一台戏的话，各种人物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，那吴蔷就是小姐，大玲就是丫鬟，这辈子是变不了了，命啊。

紧挨着旧书店的就是那个满京城都有名的煎灌肠店，三米的铺面，门开在东半拉，门窗用劣质的深绿色油漆草草抹两把，小孩洗脸似的，没涂抹到的地方露着木头本色。污脏的玻璃从外边看着里边，里边看外边也就看个大估摸，这些都碍不着灌肠的味道。灌肠的半成品是些黑糊糊的淀粉坨子，上面还有成形的手指头印儿。两人又馋灌肠了，推门走进灌肠铺子。迎面一位尖嘴猴腮戴白帽的师傅，用一把锋利的月牙刀切灌肠，灌肠切成杨树叶儿大小的片儿，每片都是一边精薄一边两毫米左右，为的是煎的时候容易焦脆，尖嘴猴腮的师傅把那把月牙刀使得眼花缭乱，

切好的灌肠一会儿就堆起座小山。交钱、排队取灌肠，这些事一律是大玲的，吴蔷只管坐在墙犄角的凳子上等着吃。灌肠一毛钱一盘，交了钱，大玲就站在煎灌肠的大铁铛子前排队等着拿灌肠。煎灌肠的炉子是用一个汽油桶改的，里边用灰搪了，烧的是煤球，火旺旺的，里边的煤球一个个就像金蛋子。排在大玲前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浑身油脂麻花邈里邈遑，左手牵个三四岁的男孩，男孩的左手拽个五六岁的女孩，女孩正起劲地噉着自己的手指头。

等大玲端了两盘灌肠走到吴蔷身边，吴蔷悄声问大玲认识不认识邈遑女人。大玲摇头，吴蔷把嘴对着大玲的耳朵说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，住在七条里胡同的寡妇。蒜汁儿咸了，灌肠的味道大减，吴蔷皱着眉头，大玲说，不想吃就算了，吴蔷就把剩下的倒在墙角的泔水缸里，大玲凑合着吃了一多半，说：没原先好了，还不如买点回去自己煎呢。吴蔷说：现在哪儿找大油去，花生油煎出来的更不行了。两人出了灌肠店还接茬说邈遑女人的事。大玲想起来，邈遑女人叫玉花儿，男孩外号叫脏猴儿，女孩叫小玉儿，孩子没有父亲，孩子是跟谁生的不知道。吴蔷撇嘴道，不可能，跟谁生的孩子自己会不知道？大玲说，也许真的不知道，听姥姥说她的男人很多，靠男人养活。吴蔷和大玲对“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”没什么概念，吴蔷坚持认为男人再多也应该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大玲说：废话，今天是他明天又是他，你让她怎么分得清。吴蔷笑起来，小声对大玲说：好像你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似的。立马，两人都羞红了脸。

走进胡同，大玲突然停住脚猛一拍脑袋，车忘推了，还在钱粮胡同口辛大爷那儿。大玲要去推车，被吴蔷拦住了，辛大爷会给你推回来的。大玲就让吴蔷去她家玩，吴蔷又怕秀梅告她妈，大玲说你不会给她两毛钱。吴蔷说，什么呀，秀梅根本不是那种人。两人走到胡同里，下午两点多的胡同空得像条饥肠，小孩子虽然不睡午觉，却还是让大人们领回家像圈小鸡儿似的圈起来。大玲牵着吴蔷的手朝自己家院子走，路过老二家门口，俩女孩一阵紧张，老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门里闪出来。再看老二也紧张，

紧张里藏着着急，从吃过中午饭满世界找不着吴蔷就是这种心情，直到此刻活生生地见到了，心情才缓和下来，这能从他两只脚不停地颠蹬上看出来。老二还是故作镇定，两只胳膊抱在胸前，假装漫不经心，问两人去哪儿玩了，大半天就没见人影儿。吴蔷忸怩着红着脸不说话，身体麻花似的拧着；大玲不能不说话，她明白自己在这三个人中间的位置，她跟吴蔷是好朋友，而吴蔷是老二恋着的人，自己喜欢老二，这种罗圈关系里边，自己处在最不利的地位，但她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，她连漠视甚至嫉恨都没有，不是没有，是不能有，像克制对于老二的感情似的克制着漠视和嫉恨，她知道，那种可怕的感情一旦产生，她不仅失去吴蔷，连老二也会彻底失去。保持现状，自己至少可以活在一种感情的幻觉里，大玲觉得自己就像是吴蔷身旁的一棵草，老二爱的雨露虽是沐浴吴蔷的，但小草也沾了光。大玲那时候不知道“卑微”这个词，再加上年龄毕竟太小，年龄小想事情就简单，只要能看到老二一切就全有了。

大玲的脸也红了，跟吴蔷的脸红有所不同，大玲的脸红几乎可以被忽略，一是因为大玲的肤色黑，脸红与不红，旁人看不出来，只是自己感到脸发烧罢了；二是虽然脸红发烧，却没人注意，她是为老二红的脸，但老二只关注吴蔷，至于大玲无关紧要。大玲说：我们逛隆福寺了，还吃了小吃。大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，老二像压根儿没听见，两眼直勾勾看着吴蔷。大玲一直不敢看老二，把自己很热的两道目光辣辣地搭在吴蔷的身上。吴蔷脸红是显而易见的，吴蔷肤色白皙，针尖儿大小的瘡子、痣什么的都一清二楚，更甭提脸红了。吴蔷脸一红，简直就是桃花盛开，不但颜色好看，香味都能闻得着，着迷的不光老二，连大玲都发呆。大玲邀老二一起去她家玩，老二点头，三个人鱼贯着朝大玲家走。大玲家门前一边一棵老槐树，每棵都得两人合抱。大玲的姥姥说得邪乎，她嫁过来的时候树就这么粗，有人问，那长这么多年等于白长？不是长得慢吗。甭管怎么说，树的确是有年头了，洗脸盆大小的树节疤，一个挨一个像是泥巴捏成糊上去的。这是两棵洋槐，树叶又圆又小，浅绿，五月开一树槐花儿，香得噎人，槐